

捧

腹

編

捧腹編序

夫稗官野史莫盛于開元天寶間或
據寔紀異或架空綴說口繡筆綵用
以資清塵消雄心而宋元諸公皆稱
述朝家耳目之事略涉諧部有閩風
教迨我

明興寥々無幾獨揚用修祝希哲王
元美數公富有纂著丹鉛所歷累々
充笈其他藏書之家籤軸相望多埋
之蝨窟毀之鼠鄉落東家之醯醢作
爨婦之棧材傳于時者不數々見予
匿臨甫里性有書癖家不能貯二酉

之藏聞有異書名籍不惜釋仲產易
之自謂樂而忘老每端居晏坐從六
經九家子史中塗乙命甲有闕正局
輒用校行其他解頤捧腹之事恍忽
詭異之語可以滌塵襟醒睡目者不
以無益而不存舌錄掌記投積敝篋

恒自嘲曰經史子部譬猶膏粱一飽
即置而山蔬野蕨覺齒頰間多未經
之味更堪咀嚼耳今歲園居消夏略
取敝篋中什一命童子筆出不暇倫
次不計妍媸分為十卷署曰捧腹編
吁當此煩惱堅固之世不由喜根安

涉名理故捧腹乃證性之漸歟王荆
公先生亦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
體則予之是編也或不止于助諧薦
諢之書也明矣

萬曆己未長至日甫里許自昌書

捧腹編目錄

卷一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苜蓿

唐三藏尤可活

二媪讓路

誅有尾

龍王問蛙

愚子

鬼怕惡人

哭彭祖

食肉有智

黠鬼賺牛頭

秦士好古

問答錄

富慳禿毒

水邊尋蚌

小杜之下

佛相蘇韻

兩家都沒事

冷淘飢飽

音不託

老僧面帶兩行

佛印令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錫

方知蒼舒孤寒

筆談

三不得

妄認遠祖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聞見雜錄

幕漫天

竇少卿墓

須陀洹果

池水清

隱窟雜志

又道鞋底

東臯雜錄

六眼龜

三相堂

某別無黃

軒渠錄

戲僧

硬雨

借公押韻

嫁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蜥蜴求雨

鵝鴨諫議

鷄肋篇

赤鳥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爲虵字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好了你

三清門下

九張良

必躬自搗鼓

吾以暖足

奈何硜硜鞅鞅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百姓受無量苦

做一場害人事

真楊慧倡

趙葫蘆

希韓大正

南康戲語

上官醫

葉祖義

只是欠山呼

喏樣

衛靈公本

疑事莫使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張淵侍妾

馬保義文談

管城刺史

猴豹對戲

賁數冶長

夷堅續志

兩枝梁

歐陽後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稗史

名洞

鷄頌

諱名良臣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嘲翟姓

櫻桃一實

明皇雜錄

詠尹字

當用康晉

唐缺文

家饌已食炮炙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目畢

捧腹編卷一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馬起城貳師父校

艾子

索得幾文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
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
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
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

不償亦
不易索
一笑

不無橫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去孟嘗君處
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
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以薦艾子喜之
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
以餵驢也

唐三藏尤可活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無五臟者亦活

以險事休之庶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吐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

二媪讓路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誅有尾

南華經
丁子有
尾卽科
斗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
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一應水族有尾者
斬吾鬣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
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貧無
以供之欲華兵一戰又力弱不足拒敵如之何則可
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
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

問汝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暴風，次以雷霆，繼以飛電，使千里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以努眼，次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子甚愚。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父怒曰：吾之子敏且多能。

艾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
吾當妄言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
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改容曰子之愚
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鬼怕惡人

艾子行于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
有人行至水不可涉輒取大王像橫溝上履之而去
復有一人至再三歎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
再拜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今

惡人大
有便處

爲愚民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
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後來敬
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
之艾子曰直是鬼怕惡人也

哭彭祖

艾子出遊見一姬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
謂曰姬何哭而若此哀也姬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姬
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
祖壽八百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姬曰吾夫壽八百

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食肉有智

艾子之鄰皆齊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一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乎艾

若不食
肉此亦
一解

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黠鬼賺牛頭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粹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豹皮襯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人又曰家常有此皮若蒙獄王見憫少減柴數得還當焚十皮爲獄王作襯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汝得速還

兼免沸煮之苦矣於是義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
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
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
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
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煮之

秦士好古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敗席造門者曰魯哀公命
席以問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
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處所操筌也秦士

爲人永
食父母
宜多財
九府錢
以應好
古者之
須

罄家財悉與之。又有持漆盃至者曰：席杖皆周物，未
爲古也。此盃乃紂作漆器時所爲。秦士愈以爲古，遂
虛所居宅，與之三品，得而田宅資用盡矣。於是披哀
公席，托紂盃，持去。邠杖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
公九府錢，乞一文。

問答錄

富慳禿毒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
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則富富則慳，東

坡見有譏諷卽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
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水邊尋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游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
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閑翫猶恨未獲坡嘲
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曰子瞻船上帶
家來

小杜之下

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歸之一日復携詩軸求公爲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佛相蘇鬚

東坡一日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插鬢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鬢蘇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兩家都没事

東坡得杭州俸一日過天竺遇佛印于九里松握手

縱步坡見一峯峭拔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
峯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
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後至上天竺觀音手
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
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
號坡曰彼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
復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嘆曰佛仁人
也豈有免一人難而害一人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

不愛者何異因謂佛印曰我體佛意改正之可乎曰
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没事
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真竒絕手持數珠一百
八始知求已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冷淘餈餈

音不詳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賦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縣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
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
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蝨

所由生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飢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蝨本生于垢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喫飢飢

老僧面帶兩行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烏臺按鞫平昔所與交者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嘆

曰我佛胸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輩擡我便是夾頰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大笑

佛印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關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遠佛閣相視鬼奎危姿

玉照新志

披油衣食錫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錫極妙毅曰啟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着油衣食錫也子厚啟齒

方知蒼舒孤寒

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石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他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啟潞公曰今日方知

蒼舒孤寒路公大晒坐客赧然

筆談

三不得

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妄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
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語多荒惡優
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
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
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

聞見雜錄

幕漫天

丁晉公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揖拂地
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出處
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竇少卿墓

有竇少卿者家于故都往渭北諸州至村店從者抱
疾寄于主人而去從者尋卒于店此人臨卒主人問
曰何姓名僕只言竇少卿三字便逝店主遂坎路側
埋之卓一碑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過之驚訝問店

此點僕
也

店主曰不謬甚痛惜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于是旅櫬殯葬後月餘有人附竇家書歸報上下平善其家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云道路間覩其形貌安健其家愈惑及竇至家妻男皆謂魂魄歸來竇細話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

須陀洹果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毗俗瞻駭儀表爭相騰

能為妄
語真是
游方和
尚

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
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
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
無鬚豈是老婆邪遂揖出剃鬚入偽蜀少主問曰遠
聞師有長鬚號何至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
已證須陀洹果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
果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見臣解釋大
為歡笑

池水清

韓伸善飲博游謁王侯之門經年忘家多于花柳間
落魄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趨同歸一日嘗游東
川聚博徒挈妓夜坐洽樂之際妻又自領女僕一兩
人潛匿隣舍俟其夜會延合遂持棒伺暗處伸不知
遂場聲唱池水清聲未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
燈燭伸卽竄飯牀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
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馬
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何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
坐客其良人尚頭潛飯牀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

又為長
山者起
一紙

乎韓為池水清。

隱窟雜志

又遭鞋底

楊文公有重名于世嘗用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窟
楊甚不平因取柔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鞋
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
別人脚踏當時以為嘔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
以相謔云又遭鞋底

東舉雜錄

六眼龜

東坡喜嘲謔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
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
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萑蒲盆畜綠毛龜東坡
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
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
人鏡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

李
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三相堂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扁曰三相俄持國罷政請老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某別無黃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

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
蛇前訴曰某有黃可以治病所活幾數人矣吏考驗
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
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妄言亦有黃
冥官大怒詰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共知汝爲人
黃何功之有左右大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
些慙皇

軒渠錄

戲僧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
僧憑門闌睡熟東坡戲云髡闔上困有客卽答云何
不用丁頂上釘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
官申朝廷詔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借公押韻

王彥齡高才不羈爲太原椽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
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

向前應聲答曰某只是曾填青玉按何曾敢做望江
南請問馬押監時馬押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
亟辨既退語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
彥齡笑曰但借公押韻而已

嫁契丹

紹興辛巳冬女直犯順朱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
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
軍中夫建康教授唐友仲親見一紙別無他語上詩
一篇云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你

南婆我這里嫁尔契丹

倦游雜錄

匍匐圖

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
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
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襴鞞與二十餘生望門
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
受弔卽時李遵畫匍匐圖

蜥蜴求雨

柳去邪
切皮去
毛也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
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
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入水卽
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那得其
雨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併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
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

近代亦
有鵝
鴨

以鵝鴨諫議當之

鷄肋篇

赤舄沙堤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
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
草屨便將爲赤舄旣而倚舟水深乃積稻稈以行參
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蟲爲蛇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據字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中貴人愕然且謂曰但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

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官寄此當力謀遷動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盖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

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
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
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
十三字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竒怪固欲不言
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
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令尊閣所妊胎虵妖也然不見
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

驗之無苦也郎中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百數小蛇而體漸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竟挾何術也

曲洧舊聞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
每見以此爲言東坡云使其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
慮不過恐朝廷殺我美叔默然東坡浩歎而久之曰
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不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
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美叔名
端彥

三清門下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
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答曰兄居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雩雖疾
爲此奚益見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
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九張良

政和間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因觀梁
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
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
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今有
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

也

必躬自搥鼓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
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
驚鼠鼓予與韓秉則同遊見之秉則笑曰使王子猷
遭此鼠必躬自搥鼓傳中又添一事矣

吾以暖足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
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

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
有頃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
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奈何硜硜鞅鞅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
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
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鳥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
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硜硜鞅鞅乎
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爲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中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充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卽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

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令取鈞旨。其人俯首令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至尊亦解顏。

百姓受無量苦

嘗設三輩爲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雜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

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
以觀世音菩薩法理之妙爲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
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
書者盡爲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
白掛綠上可以爲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此曰敢問
老曰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
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
貧不能診療於是有人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
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

不免惟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爲漏澤園無以歛
則與之棺使得塋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
如此曰敢問苦其人閉目不應陽若悚然促之再三
乃蹙額對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爲惻然
長思弗以爲罪

做一場害人事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界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
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鬲足
而坐有弟子從未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

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不語或於傷笑曰使汝不是短命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王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卽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真楊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敬子常之駸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

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
酒兵燹火而有烟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
曰貴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
詈、丹、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
汝、是、有、耳、朶、邪、没、耳、朶、邪、楊、倡、大、慙、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
妓侑觴教授者僂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
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
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衝口輒發里間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爲趙葫蘆遂爲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捺不翻真箇疆無處容他只好炎天照作巴讀者無不絕倒盖亦以謔受報也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出知雩都縣
初到詣郡參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梁以其方爲
朝士且與之有舊留使升車王辭避不敢梁呼其字
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爲官稱卽傳
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顏梁雖素性嚴毅而察
知愚野不之問孝正之提點坑冶巡歷廣西過長沙
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以
爲官稱若大正之類也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那僚宴集營倡咸在
有姓楊及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采理椽主李戶
椽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椽顧謂戶曰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彥成本郡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
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妄也乾道初
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頗頗滑稽善
譴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

官駐泊公頗蹙然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
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
仝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
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
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
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蘆野遠
獨和尚

只是欠山呼

韓莊敏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
藩鎮庭參之儀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令五日一
爲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
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

喏樣

李祐字晉仁爲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
材不見稱於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爲磁州塗陽令磁
守老昏祐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爲之退卻

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供敬而不啟齒
守大怒出府帖取問祐具狀答云祐昨早詣府自謂
最爾小官事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蒙使君責誚所
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是高來不可低來
不可伏乞降到喏樣一箇以憑施行稟守守覽狀益
怒而竟無以爲罪也

失佳

衛靈公本

范元卿在太學與同舍一士偶出遇市民持冠珥爲
市需價三千范以論語次第爲隱詞曰與顏淵如何

同舍言未可且只鄉黨民嘻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
曰我猶未曾還直何故遽行民曰聽得所說無緣可
成真可醒自當衛靈公本了二士大慚不復更酬而退

疑事莫使

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
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
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

善謔詩詞

滑稽取笑加釀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爲虐之

義陳擘日華編集成帙其可傳者王季明給事舉饒
客席上粉詞云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
下黑身長行短驀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
歡會早危如累卵便做羊肉燂子勃推釘椀終不似
飲盤美滿舞萬適無心看愁聽絃管收盤盞寸腸暗
斷以俗稱粉爲斷腸羹故用爲尾句

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夢小薑瓜尊前正欲飲流霞
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
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攬三五盞錦上添花

張才甫太尉居烏戍効遠公蓮社與僧俗爲念佛會
御史論其白衣吃菜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
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跡到我便失
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方先到寃我曰喫菜龍華三會
頭相逢怎敢學他家家會

京師段油亦作嘲戲詩嘗當冬日大風猛雨雪雹雷
電交作或請咏之卽云劈面同雲布雨共雪無數雷
又似打鼓風又似拽鋸雹子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晚
了定是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

也撰不去

有題壁而名軾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蔣相如兩個才名總不殊試問此間名軾者不知曾識子瞻無明椿都統立生祠於玉泉關王廟側士人題云共說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佳飛上梧桐樹自有傷人說短長

佳音連
似鳳面
尾短

好

成都富春坊皆諸倡之居一夕遭火黎明燒盡有詩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沒主張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秦伯陽春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
遇見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鐵腳菰記得往日
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鐵腳菰移來顏色已焦枯如
今毀譽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適乎秦然然不樂不復
容其登門

比大書
星相山
人免見
打為宛

小官在任俸給鮮薄答樓士詩云滿目生涯齒一差
無端賓客日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
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窮
鑄劍唾罵嫌憎總任他

董參政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
滿面埃塵直至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
因循最懊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
人

政和改僧爲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於上無名子作
兩詞夜遊宮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
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頭索要冠
兒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青蘆上面
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

然天賜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
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
初爲秀才乃削髮卒爲德士也

詠舉子赴試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鷺紛
紛去試盃幞頭誰與度八廂貌事兩員直殿懷挾無
藏處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盃餽飯一陣黃昏雨皆可助尊
俎間掀髯捧腹也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充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於
是內諸司祇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爲采杜公兩
句或行或草隨其職分付之仍爲改釋其旨無不歡
喜而退儀鸞司云曉隨天杖入暮惹御香歸翰林司
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盃碧碼碯寒御龍直云竹
批雙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雨拋金鎖甲苔掛錦
沉鎗釣客部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御厨云紫
駝之蜂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唯司圃者別日亦
至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之遂書兩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相與一笑內侍傳
觀亦皆啟齒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
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
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坐盡傾妾
兢自持不敢游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淵起更
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姝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
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妹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上

燭云絳蠟分明會得晦叔後與子曰猶憶其風流慧
悟也招杞士馮伯起爲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
居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之節爲張燈百盞淵赴府
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牀褥華雅戲臥其上
馮竊至遂與之合旣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
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於它軒望砌下橫
一劍一竹篔一小缸置糞馮掩鼻謂守兵不謹將使
屏之淵笑曰此正爲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邢先呼
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

只是好
滿

乃伏劍馮趨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潔
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淵逼使滿
杓而食乃遂食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規軍馬駐建康
投書陳禦戎方略彼人云此正是喫屎秀才耳傳以
爲笑

馬保義文談

饒州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叔堅與之論
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以爲談助嘗
詣王宅趨趨聞王適出廳倉惶趨入馬望見卽謝曰

好秀才
好秀才

熟不知禮意謂托人情稔熟而失禮云又問曰近日曾做得好否對曰述而不作言不會用工也王云此後結褵了欲回一兩張對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何敢望回王笑而遣之

管城刺史

潁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姓名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備次舉魁選自以爲必高選且云古之刺史卽今之郡守寒儒如此足矣已乃下第遂怏怏成心病十年後因

神人亦
善淫

登廁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廁死若禿舌人語音云

猴豹對戲

季氏三士皆負俊聲伯爲人獐劣每一坐數起走趨
仲捷於飲啖且最滑稽善謔季獨沉靜以經學馳譽
爲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伯曰猴子以
譏其輕佻謂其仲曰狗子以譏其貪饕季曰豹子以
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子皆吝嗇於
財與人無效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忽出大銀杯滿
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者飲此酒并賞此盃卽

馮兒亦

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占三數、又下是獸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群、蛇鼠牛里、俗指儉不中禮者爲蛇鼠、而牛者詬罵農畝之稱也、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慙、服亟持盃歸之。

責數冶長

蔡京作宰相、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女婿、尊崇無比、當孔廟釋奠時、祭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望公貴爲真王。

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辭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一分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外入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

夷堅續志

欲貨二
聖者甚
少

兩枝梁

理宗時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從而效之卽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召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没思量一枝是没酌量當時以資笑談

歐陽後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諛之曰有客邇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平江記事

兩字隱語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謔滿坐生風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酌公曰我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

亦巧以箸畫案乃圖畢二字也

稗史

名洞

江西古淦蕭太山好奇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越陳侍郎某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偏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洞洞洞蕭爲不懌

鷄頌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

爲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甄援筆題曰頭上無
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
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
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使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
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
刀剖去心腸肝膽咄春水源源化爲霧鏤湯滾滾成
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且入佛牙深處去化生波國
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卽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諱名良臣

錢太參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山房隨筆

詠轉失氣詩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嘲翟姓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權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櫻桃一實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爲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罈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詠尹字

有京兆尹過蘇瓌瓌命子頊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
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亦切

當用康訾

唐玄宗旣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因訪于高力士
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卽當用
康訾盖一時恚怒之詞或竊報訾訾聞謂信然翌日
盛服趨朝旣就列延頸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
訾爲將作大匠多巧思猶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

風水不
驗了

宅中不爲宰相邪聞之益嗤笑

唐缺文

家饌已食炮炙

中書舍人路群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
清瘦苦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
日臥高丘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
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
路在假廬將宴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
目山雪鹿巾鶴氅燐火命觴以賞嘉致聞盧至大喜

路何不
曰俗物
已復來
欺人意

曰適我願矣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
服而坐情趣孤潔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
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
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釀稍
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
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
振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日飮冷且欲還征家
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邁
各盡其性

皮日休文集

歸皮互嘲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日休既心有
所嫌而動形于言因詠一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
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仁
紹聞之因伺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
曰八片尖縫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揀一包閒氣如
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
紹亦浮薄

賈氏談錄

猶奴婢之于郎主

劉蕢精于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
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蕢
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爾
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捧腹編卷一終